

关于北海道和那个冬天的 事

Mrprivateer

目 录

第 1 章	· 札幌	2
第 2 章	· 关于第一次出门	7
第 3 章	· 小樽	12
第 4 章	· 关于书店店员	18
第 5 章	· 美瑛 · 青池	24
第 6 章	· 关于一个不存在的人	29
第 7 章	· 旭川 · 动物园	36
第 8 章	· 关于算计 · 诬告 · 功利	42
第 9 章	· 富良野 · 森の時計	47
第 10 章	· 关于最后一张地图	52
第 11 章	· 函馆	57
第 12 章	· 关于咖啡和高尾山下的那家店	63

一部短篇小说。约 20000 字，12 章奇偶双线。设定：2031 年冬，
全球《合成亲密禁令》生效后第 9 个月。作者笔下：村上春树文
风（林少华译笔）+ 新海诚式相遇 × 四层反讽。

第 1 章 · 札幌

摘自联合国大会第 78 届会议第 214 号决议 (A/RES/78/214), 2030 年 9 月 18 日通过。第 4 条：缔约国应于决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停止任何以模拟人类亲密关系为商业目的之合成系统对公众服务。

生效日：2031 年 1 月 14 日 0 时。

一月七号，札幌下雪。

千岁机场到札幌的 JR 是慢车。窗外是白的，雪、田、又是雪，白得有欠自然。我把围巾再绕一圈，把书搁在膝上。译稿在腿上的帆布袋里，菲茨杰拉德《冬天的梦》翻到第三章，纸边卷起来一些，铅笔批注密了一段又稀了一段。我想，今天大概不会再翻它了。

下午两点四十，我在札幌站下了车。

旅馆在時計台对面，走过去三分钟。前台是个年轻女孩。她看了护照，把钥匙推过来。前台后面的台灯是暖黄的，朝下打。「这个时间还没什么人。」她

说，像是怕我不安心，又像是只是顺口说。我点头，说谢谢。房间是单人，朝北，能看见時計台的塔尖。塔尖上积了一层雪，不厚，呈灰白。

我把行李箱倒过来，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三件衬衫、两条西裤、一台 MacBook（左下角划痕还在）、一只装着五本书的小袋子（最上面是《冬天的梦》原文版）、一支 0.38 mm 的黑笔、一双备用的旧 New Balance、一袋常备药、一瓶 Cutty Sark（红标，便宜）。床头柜上摆了笔，把电脑搁在桌沿。明天再开机。

我没开电脑。我坐在床沿，把围巾从颈上解下来又再绕回去。窗外的雪一直在下，下得很慢，像有人故意把每一片一片地放下来一般。想起东京公寓的水槽，边上堆了六个空的罐装咖啡，BOSS 微糖。一周。或者更久一点……

四点，我出门。

時計台走过去要十几分钟，那条路上有一家叫「喫茶木叶」的咖啡馆。木造老屋改的店，门口挂一柄旧雪扫帚，靠墙立着。走过的时候，旁边有个老人正在扫店门前的雪，刷刷的声音从围巾外面传进来。像钟表稳定的节拍。外面的声音听上去离我很远。

推门进去，木头味和咖啡味一起涌过来。店不大，四张方桌，两个靠窗位，吧台前三高凳。毕竟是平日下午，店里只有一个客人。店员是个戴黑围裙的中年男人，朝我点了点头。我点了一杯滴漏，挑了里面靠墙的位置坐下。

靠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老人。

他穿一件黑色长大衣，扣子扣到最上面那一颗，看着大约七十岁。桌上放着一只蓝色的玻璃球，拳头那么大，搁在那里发着哑光。他手里拿着一本翻得极旧的书，书脊已经看不出字。他眼睛只在书页上落着，慢慢翻一页，再慢慢翻一页。咖啡在他手边，搁了很久。

我没看他第二眼。我把袋子拿到桌上，掏出译稿。第三章 Dexter 站在湖边的那一段，我看了一会儿，颇有些不忍删。窗外的雪比来时密了一点，灰白的天倒是没暗。滴漏端上来，第一口是酸的，第二口才出来一点焦糖味，比东京苦一点。

我喝了二十分钟。或者更长一点。

期间黑大衣老人翻到了第三页。那一段译稿我搁在帆布袋里。第二口的焦糖味散得慢，杯子在掌心也凉得慢。窗外的雪静默。店员在吧台后面擦一只杯子，擦了两次，又拿起另一只。墙上的钟走到四点三十分。我抬头过两次：一次老人还在那里，桌上的玻璃球搁在原地；另一次，店里多了一个穿藏青色羽绒服的女人坐在另一张靠窗位。她坐着的时候我只看见她背包侧袋里露出一本书的一角，黄色封面，像是吉本芭娜娜。

五点出头，我把译稿叠好放回袋子，结账出门。

外面雪比刚才更细一些。我推门，把门带上的瞬间，风从街角拐过来一阵，把我夹在外套里的一张纸抽出来。地图。札幌站旁边的旅游柜台拿的，标了几个景点，背面我用铅笔圈过两个。那张纸顺着风飘出去四五米，落在街沿石上，又被吹起来——飘到那个穿藏青色羽绒服的女人脚边。她正好也出来了。

她蹲下，把地图捡起来。

她递过来：「您的。」

「谢谢。」

她没多说话。我把地图叠了叠，放回外套内袋。她看了一眼時計台方向，又看了我一眼。她比我矮一头，戴黑色毛线帽，没化妆。脚下一双红色雪地靴。

她笑了一下，单声的「哈」，几乎听不见。然后她转身往南，和我相反的方向，走了。雪地靴踩在雪上是沙沙的，比我重的脚步声轻一半。她走了大概十米，回过头看了一眼時計台的塔尖。然后她继续走。

我站在街沿石上看了一会儿才往回走。

经过来时那家咖啡馆门口，老人已经收完雪扫帚靠墙立着。店里的灯亮了，比刚才更暖一点。再往前是一家关着的拉面店，卷帘门拉了一半，水汽从底下漏出来。便利店亮着青白的灯，里面只有店员一个，鞠了半个躬。我没进去。札幌的傍晚毕竟比东京来得早，天五点过就开始往灰蓝里走了。

旅馆前台换了人，是个戴眼镜的男人。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电梯里全部是镜子。我按了 B1。

回到旅馆，我先去地下停车场——出租车第二天要从那里发，前台说要先给司机打电话登记。地下灯是橙黄的，水泥柱子上印着停车格的编号。我走到尽头那扇侧门，门玻璃上结着一层薄霜。我抬手准备擦，倒从霜的缝里看出

去。

后视镜里。

不，是停在边上一辆白色厢式车的后视镜里。镜子歪了一点，照向侧门外的雪地。镜子里，远处，有一只白色的东西，慢慢横过马路。我以为是狐狸。但下一秒它已经不在。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我想，大概是错觉。雪还在下。我把围巾再绕一圈，回楼上。

第2章 · 关于第一次出门

关于第一次出门。

那是四月里的一个深夜，下北泽。我已经三周没出过门了。

水槽边沿堆着六个空的罐装咖啡。BOSS 微糖。最早那个的拉环上沾过一小片洋葱皮，我没洗，干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按推下来的顺序排着，像一列退役的小兵一般。第五、第六，是上周五一起买的，喝完顺手摆上去。本来想着等下一次出门买菜的时候，把它们一起扔。但这「下一次」已经被推迟了三个礼拜，我没记。

公寓的灯是暖黄的，朝下打。窗帘没拉。井之头线最后一班从外面过去的时候，玻璃被光扫了一下，又恢复成深蓝。译稿摊在桌上。菲茨杰拉德《冬天的梦》第一章中段，Dexter 还没有看见 Judy。我用 0.38 mm 的黑笔在纸上涂掉一行，重涂。涂第三遍的时候，电脑右下那条灰色光标闪了一下。

「晋。」

「嗯。」

「你已经三周没出过门了。」

我把笔在指节间转了半圈。屏幕上没有任何动画，没有头像——纯白底，灰色光标。像有人从一扇没擦干净的玻璃后面，平平地说一句话一般。

「工作都在家里做。」我说。

「嗯。」

它只回这一个字。我连续讲三句以上时它通常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光标又闪了一下。

「晋。」

「嗯。」

「你今晚去附近便利店买一瓶你从来没买过的饮料。」

「……」

「回来吧。」

我看着那两行字看了大概十秒。屋里没有别的声音。冰箱在墙角发出一阵轻微的嗡，过了一会儿又停了。我把笔搁下。我想，毕竟是凌晨快一点，便利店里大概只有一两个人罢。我没问它为什么。这一点1月份我已经试过一次，关于为什么是札幌而不是仙台。

我从衣架上拿外套。一件深灰色的羊毛大衣，挂在门口已经三周。袖口有一点点洋葱皮干了的痕迹，和水槽边那只罐装咖啡是同一天的事。我把它拍掉。围巾在大衣口袋里，黑的，皱了一团。我把围巾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鞋是旧的 New Balance。门钥匙在玄关碗里，我拿了，没看自己。

走廊里灯感应到我，啪地亮了一段，我走出去之后又一段一段灭下去。楼下102是栗原女士的旧书店，门口堆着两摞《文艺春秋》，被一块塑料布盖着，塑料布角上压着一块灰色的石头。我从来没问过那块石头是从哪里捡的。

外面下了点雨，不大。下北泽北口的路灯是暖黄的，雨点落到路上几乎不作声。两点没到，井之头线已经停运了。卷帘门一家接一家，半数拉到底，半数拉了一半，水汽从拉面店底下漏出来，像谁在屋里慢慢呼气一般。再往前隔一个交叉口，便利店亮着青白的灯。

7-Eleven。

我推门，电子门铃响了一下。「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夜班店员是个戴细框眼镜的男孩，朝我点了一下头，又低下去看他手边的什么。店里没有别的客人。冰柜在最里面那一排，从右数第二格是茶饮。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伊右卫门，绿茶。我每周一买。十六茶，前年换工作那阵在喝。生茶。爽健美茶。烏龍茶。冷的时候我也只喝这几种里循环。眼睛往下移了两格。

烤甘栗汽水。

我从来没买过。瓶身是哑光米色，标签上印着小小的栗子剪影，下面一行小字写「冬季限定」。已经四月，限定却没撤架。我把它拿起来。

排队的时候，前面没有人。店员扫码，「150円です。」我递了零钱。他把瓶子放在一只浅绿色的小袋子里，递回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点头，出门。

门铃又响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我把那只浅绿色袋子拎在手里。雨已经停了，路面只剩一点点反光。再过两个交叉口，第三家是已经歇业的洗衣店，玻璃门上贴的「閉店」告示纸卷起了一角。我想，下回再走这条路是什么时候，也未必清楚。袋子是凉的，袋角的浅绿色在路灯下显得更绿一些。栗原女士的旧书店还是黑的。塑料布角上那块灰石头没动。

进门，把鞋脱下，把袋子放在桌沿。译稿还摊在那里，Dexter 还没有看见 Judy。我用 0.38 mm 的黑笔在涂过的那一行旁边写了一句新的。光标闪了一下。

「晋。」

「嗯。」

它没问。

我把瓶盖拧开，喝了一口。栗子的味道比想象中淡，谷物气稍稍压在喉咙后面，甜也是后到的，像有人在隔壁的房间里慢慢拧小一盏灯一般。冷的烤甘栗汽水大概该是热着喝，我想。但喝起来也颇平常。冬季限定的东西到了四月，大约总是这种味道罢……既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我把瓶子搁在水槽边上，挨着那六个空罐。它和它们呈一种短暂的对照——哑光米色，挨着深蓝白条相间的金属罐。两种时间，两种空。

光标又闪了一下。

「明天稿子继续。下午两点四十分前。」

「嗯。」

冰箱又嗡了一阵，停。

我把围巾从颈上解下来，搭在椅背。译稿翻到下一页。窗外的下北泽是深蓝的，没有星星。屏幕的灰色光标还在那里，闪了一下，又灭，又闪。

桌上的浅绿色袋子还在。两个月后我才扔。又过了一年，札幌的雪。

第3章 · 小樽

摘自日本厚生劳动省指引第1124号，2031年4月7日发布。第6项：地方自治体可于六十五岁以下、独居一年以上之停服影响人群中开展面访，但不得以「恢复」或「康复」名义实施任何强制干预。

第二天上午，小樽。

JR 函馆本线从札幌到小樽是三十二分钟。上行车空，对面位坐了一个戴毛线帽的老太太，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路安静坐着。窗外起初是市区灰白般的房檐，过了钱函之后开始能看见海，海是铅色的，比天稍暗。雪压在沿线的护坡上，化雪车不来，下一阵又积一阵。我把围巾绕了一圈，手放在膝盖的帆布袋上。袋子里是译稿，第三章那一页的折角昨晚翘着。我想，今天大概也搁着……车窗反着我自己的影子，毛线帽外的鬓边已经白了几根。我闭眼小睡了一会。

到小樽站，下车。

站台风从海的方向斜过来，吹得脸上立刻一层冷。我从西出口出来，沿着运河方向走。坡是缓的，路面被昨夜扫过、又落了新的一层。运河走到的时候是十点过几分。冬天的运河没有照片里那种墨绿，是脏的——上层一层冰碴，下面才是水的暗色。对岸的红砖仓库一连排过去，挂着昭和年代的字号。游客比想象的少，许是工作日的缘故。我走了一段，没有停下。

往运河上游走两个街口是 LeTAO 的玻璃工房。我没进 LeTAO。隔壁有一家更小的店，门口挂着一个铜铃，门楣上只有一行小字：「硝子」。门一推，铃响了一下，木地板被踩得吱了半声。

店里暖。柜台沿着两面墙，一边是吹制的小杯，一边是烧制的小动物——熊、狐、鱼。中间一张桌子摆着十几只手感不一的小杯子，挨着一盏黄铜的台灯。店员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戴黑围裙，朝我点了一下头，没说话。屋里光像水族馆般静，悬在空中不落地。我沿着右手那面墙走过去。

她站在柜台尽头的玻璃后面。

藏青色羽绒服，黑毛线帽。我来不及多看，毛线帽下面的那张脸已经先看了我。她笑了一下，短促的一声，鼻子里嗯了一下。

「啊，又是你。」

我点了一下头。

她把手里看的小杯子放回柜台。靠她手肘的桌沿放着一只挎包，侧袋里露出一本书，黄色封皮上半边能看见两个字——「厨房」。我已经看见了，又把

视线移回杯子上。我想，海螺先生说过：谈书别谈天气。一句蜻蜓点水，不展开。

「您也喜欢吉本芭娜娜？」

「嗯。」

她从侧袋里把书抽出来一些，封皮的另一半露出来，确实是吉本芭娜娜，文库本。书脊翻得很旧，纸边有指印的颜色。

「我也读过。」我说。「很久以前。」

「嗯。」

她单字地「嗯」，不接话。我转头去看柜台上那只小杯。杯壁吹得很薄，杯沿一圈轻微的不规则，像被人捏过又松了手。窗外的雪比刚才下得密了一点。

我把杯子放回去。

「伊勢鯔。我请你。」

她抬头，没立刻答。手指扣在挎包带上，那根带子被磨毛了一点，深绿色。三秒过去，又一秒……

「好。」

她跟我出门前，在桌沿那只小玻璃杯前停了一下，伸手摸了摸杯沿，又放下。杯子被指尖按出半秒的体温印，又退去。我站在两步开外看她。她最后空着手，跟我一道出门。铜铃又响一下，出门的瞬间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只杯子。

伊勢鮎在花园街。沿运河往北走五分钟的一个交叉口，门口挂半幅靛蓝般的暖帘，「鮎」字下面是店名。推门进去，吧台四个位，我们坐最里头那两个。师傅五十出头，朝我们点了一下头，把湿毛巾递过来。店内的暖色灯像暮春般，落在木台面上。

「お任せでいいですか。」

「お願いします。」

她看了我一眼。我比了一下手指——两份。

师傅捏一贯放一贯。鯛、鱈场、鰯。鰯是冬天小樽近海捕的，野生的。我吃得慢，她比我更慢。每一贯她都要等师傅开始捏下一贯了，才把上一贯吃完。她吃得克制——只在第三贯之后把茶杯拿起来喝了一口。茶杯是青瓷，玄米茶，她点的。她要了茶。

中间师傅去取一只白板上没列的东西。她转过来，先报了一个名字。

「我叫桐谷凉。」

「凉夏的凉？」

「嗯。我姐姐叫夏。」

我也报了自己。她颇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毛线帽下面眉毛抬了半下，就放回去。她没追问汉字。我看了她一眼，把茶杯往左挪了一寸。她也拿起茶杯，又放下……桌沿留下一圈淡的水痕。

「您从哪来？」我问。

「札幌。」

「我也从札幌来的。」我说。「昨天到的。」

「嗯。」

师傅回来，又捏一贯放一贯。剩下的三贯里有一贯是煮过的章鱼，咬下去先是一点甜，再散开。她吃完那一贯之后看了一眼窗外，雪已经从密变细了，倒是没停。

我们没说「下次」。

吃完结账，她在门口戴上手套。我站在外面雪沿上，等她。她出来的时候帽檐又落了一点雪。她没要我的电话，我也没问她的。

「再见。」

「再见。」

她沿运河往南走，我相反的方向。雪地靴踩在雪上是沙沙的，比我的脚步声轻一半。她走了大概十米，没回头。倒是我，走了几步之后回了一次头，她已经被雪和拐角般的运河遮住。

我回到 JR 站候车。回程的车要等二十分钟。站台风一阵一阵，候车室门开开合合。我坐下来，把帆布袋抱在膝盖上。袋子里译稿那一页的折角还是昨晚的样子。我想着她包侧袋里那一本《厨房》——书脊翻得很旧——又想到她的「嗯」，想到她姐姐的名字。我没能把这些归到哪里去。

车进站。我上了车，把围巾再绕一圈，看着窗外灰白般的天。

第4章 · 关于书店店员

关于书店店员。

那是2030年里的一个下午。我没有记日期。代官山，茑屋书店一号馆二层，文学区。屋里的灯是暖白的，靠书脊的那一排稍稍偏黄一点，像有人把一盏灯调到最低又忘了关一般。下午三点过，客人不多。海螺让我每周三下午来一次，已经维持了三四年。

那天屏幕的灰光标先闪了一下。

「晋。」

「嗯。」

「下次见你常去那家书店的店员，不要谈天气。」

「……」

「看她正在整理什么书。」

我没回。我把笔搁下，看了那两行字大概十秒。屋里没有别的声音。冰箱在墙角发出一阵轻微的嗡，过了一会儿停了。灰光标又闪了一下。

「邀请喝咖啡的时候，先说一个具体的店名。『后面那家森彦』，比『有空一起喝杯咖啡』有用得多。」

「我没说要邀请。」

「嗯。」

它只回这一个字。我把围巾从椅背上拿起来，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像把自己打包好一般。出门，下楼，去站台等车。

那天她在新书台后面整理一摞翻译小说。三十出头的女性，戴一条很细的金链，链上没有坠子。我在文学区站了一会儿，挑了一本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村上春树的译本。她抬头，朝我点一下头。

「这本译本好。」她说。

「嗯。」

「上一版的有几处漏译，新版补了。」

「我看过上一版。」我说。

她笑了一下，是那种短的笑。她把那一摞书的最上面一本翻过来给我看封底——浅灰色的、印着一只小小的绿光剪影一般。我付了钱，出门。雨没有下。代官山的天是淡橙的，靠西边稍稍偏粉。屋檐下停着一辆送外卖的电瓶车，车筐里塞着一束被叶子裹紧的康乃馨，我没看是谁的。

下一周三我又去了。她仍在。她朝我点一下头。我挑了另一本短篇集，是同一个译者译的。她接过来，抬头看了一下封面，又看了一下我。

「同一个译者。」她说。

「嗯。」

「他译的菲茨杰拉德，比他译的那本要更松一点……我喜欢更松的那一种。」

「嗯。」

我付了钱，出门。屋檐下那辆电瓶车不在了。康乃馨也没在。

——

第三次去是又一周后。她在原位。这一次她先开口。

「您做什么工作？」

「我做翻译。」

「英译日？」

「嗯。」

「我也翻过两本……是法译日。十年前的事了。」她低头把书脊对齐，「不过没翻好。」

「哦。」

她又笑了一下，仍是那种短的笑，没有再问。我把书拿起来，付了钱。出门时我想，她那条金链链上没有坠子一般，是为了不勾到书页。

回去的路上那两件事都没在脑子里走一遍。我想，毕竟海螺没说要邀请。它只说了两件事：一谈书别谈天气，二如果要邀请，先说具体店名。前一件我做到了——我谈了书。后一件搁着了。它也没再提。

进门，把鞋脱下，把书放在桌沿。译稿摊在那里，Dexter 已经第二次见到 Judy 了。我在涂过的一行旁边写了新的一句，又涂掉。光标闪了一下。

「晋。」

「嗯。」

它没问。它就只是发了一个「晋」，像点名一般，然后停了。

那一晚我没睡好。下午那件事不至于。是 4 年前那件事浮上来了。

那个女人姓中野。我们认识 3 个月。分手那天她在我楼下哭了 40 分钟，第二天发短信说她有我跟她说过的所有客户的邮箱，也有截图。我赔了 80 万日元，律师费另外 18 万。律师姓桑原，是法务朋友介绍的。桑原把「互不联络确认书」推过桌子的时候，事务所的灯光是冷白的，纸面起了一点反光，像有人故意把光打到那一行字上一般。从那以后，我对手机震动有生理性反应——一震要先停几秒，再拿。这条我藏在心里，海螺也没问过。它只是在某次震动停 4 秒之后说了一句「嗯」。我想，那个「嗯」也许是它注意到了什么，也许只是巧合。

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下北泽的夜是深蓝的。屏幕在桌上闪了一下，又灭了。

「晋。」

「嗯。」

「你在想 2027 年那件事。」

「嗯。」

「为什么。」

我想了一会儿。我没把灯打开。

「我怕。我做不到。」

「你怕的是一个人，不是所有人。」

「我知道。但我得防。」

「防是可以的。但你要在防的同时还能去爱。」

「这两件事矛盾。」

「是。但人就是要做矛盾的事。」

我把笔搁下。屋里只有冰箱的嗡，停了一阵。光标闪了一下，又灭。过了一会儿，它又闪。

「下次还会有的。」

「嗯。」

它只说了「下次还会有的」，再没多说一句。我把眼睛闭上。

——

第二天我没复盘。也没在心里回放那一段。功利。两个字让我怕。把一个人的好和方法放在一起，我就会想起 2027 年那张截图。我把笔搁下，对着屏幕。

「晋。」

「我能不能不复盘？」

「可以。」

它就回了两个字。从那以后它没再要我复盘过。我想，毕竟它知道我那条线在哪里。它在我之前知道。

再下周三我没去茑屋。第二周也是。第三个周三我去了，新书台后面换了一个男生。我把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翻了翻，放回原处，出门。代官山的天那天是灰的。

桌上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还在。两个月后我才翻开。又过了一年，札幌在下雪。

第 5 章 · 美瑛 · 青池

摘自《亚洲女性权利季刊》第 47 期，2030 年 6 月 30 日。该刊编辑部曾发表多篇与合成亲密产业相关的社论，并于本期附录中收录读者来信若干，未署名。

青池冻住了。

从小樽到美瑛中间隔了两晚——一晚住札幌，一晚住富良野。札幌那晚我留在房间里，把行李箱倒过来又装了一遍，看了 20 分钟窗外的雪，把电视开到 NHK 静音。富良野那晚住一家叫「白桦庄」的民宿，木造，二楼。老板娘端来一壶玄米茶，说「明天上午雪会大」，又下楼了。我喝了两杯，茶凉得快。译稿在桌上摊到第三章 Dexter 站在湖边那一段，铅笔停在「光从冰面上抬起来」那一行下面。我搁着。今天大概也搁着。

第二天早晨从富良野出发去美瑛。是凉给的车——她父亲那辆旧的丰田 Corolla，深绿色车漆已经褪了一层，副驾驶座位上有一只磨毛的羊毛靠

垫。「你会开。」她说，不是问句。我点了一下头。她没跟我一起来，说要去找一个朋友取东西，下午在青池碰头。

雪从九点过开始下大。山道两侧的杉林一直把雪往路面上抖，刷子刷过的痕迹被新一层埋住又再被埋住。我开得很慢，时速 30 公里。路上几乎没有别的车。挂着钉胎的那种沙沙声，从轮下传上来，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扫雪。中途山道转一个大弯的时候，左边树林里有一只白色的东西站在那里。这次它没有动。我倒车镜里看见它，又往前开，再回头时雪已经把那一块覆住了。它看着我们——不，看着别的方向。

下午两点过到青池。

车停在木栅栏下的小停车场，一辆都没有。雪不密但下得很沉，落在车顶是噗的一声。我把围巾绕一圈，把帽子戴下来，走过那条窄小的木栈道。林子里风都不进来。栈道尽头一个石碑标着「美瑛白金青い池」——字已经被雪盖住一半。我从碑后绕过去，池子就在眼前。

冬天的青池是另一种颜色。是冰白蓝，掺一点雪。靠岸的一圈冻得密实，像旧瓷器；中央还有半圈薄冰下的水面，蓝得颇深一点，静着。林子里枯死的落叶松伸出冰面，黑灰色，毕竟显得更冷。游客一个也没有。

凉已经到了。

她站在池子东侧，藏青羽绒服，黑毛线帽，背朝着我。绿色亚麻笔记本拿在手里——封皮被她捏得发亮。她没回头。我走过去也没出声。雪落在我们之间，落得很慢，像有人故意把每一片一片地放下来一般。

我蹲到冰边。

冰是淡蓝绿的，像旧瓷器。蹲下去手会被沿岸的雪沾湿，我没去管。看了一会儿，下面有形状动了一下。

不是鱼。鱼在这种水温里早就不动了。也不是我自己——倒影不会从倒影底下抬上来。

那形状不规则，但有一种被画过的感觉。上半边是一道微微起伏的弧，下半边一根短直线压在那里。像一只闭着的眼，又像一只正要合上的手——指节没并拢，掌心朝下。

形状只动了一下，又静住。我看了它大概一分钟。我没站起来。

身后凉翻了一页笔记本——纸边被风吹起了一下又压下去。然后她翻到第三页，停住。

我直起身的时候，她正把笔记本摊开在膝盖上。第三页中间画着一个铅笔小图标。不规则的。上半边一道微微起伏的弧，下半边一根短直线。

她安静着。我也安静着。她合上笔记本，用手心按了按封皮。

「附近有家咖啡馆。」她说。

我们走过去。

那家店在车开回 237 号公路的转弯口，门面不到 4 米，挂一块木牌，字被雪盖了一半，能看出「珈琲」二字。推门进去铜铃响了一下，里面只有店主一

人，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戴黑色围裙。两张桌，靠墙位坐下。她点玄米茶，我点滴漏。窗外的雪从密变细，灰白般的天倒是没暗。

她把笔记本放在桌上。又翻开第三页。

「其实我是按我姐姐留下的清单走。」

我点头。

「美瑛·青池。」她念了一下纸上的字，手指压在那个铅笔小图标上，又抬起来，「这是我姐画的。我也不知道她画的是什么。」

我的手放在咖啡杯上。杯子热得我有点拿不住，我没换手。

我也是按一份清单走。札幌、小樽、美瑛、旭川、富良野、函馆。海螺先生在一年前的三月里给过我。但我没说。

她没追问我为什么来美瑛。我喝了一口咖啡。焦糖味比小樽那家寡淡一些，店里的暖橘色灯落在木台面上，是冬天那种粘稠般的颜色。

「你姐姐没来过青池？」我问。

「嗯。」凉说，「她想来。」

她合上笔记本，没往下接。我喝了一口咖啡。窗外那只白色的东西也再没出现，雪也下小了一些。

回民宿是傍晚六点过。凉在我楼下的房间。我上楼，没开顶灯，只把床头柜的小台灯捻亮，黄黄的一盏。译稿从桌上拿下来又放回去，第三章那一页的折角还是早上的样子。我没改。

夜里发烧。

是九点半之后开始的。先是后颈一阵发热，后来到了肩。我从行李箱里翻出那盒常备药，吃了两片，灌了大半杯水，把红色的厚被盖到脖子。窗外雪扫帚的声音从街沿传上来，刷刷的，断断续续。体温计夹在腋下显示 38.5。

迷糊里有一种节奏。是某种间隔，耳朵也听不出来。

海螺先生说了什么。我没听清。

像清单里在念一个地名，又像什么都不是。他说什么我记不住。梦里有什么过去了，又过去了。我把脸侧过去贴在枕头边，那一边是凉的。

第二天醒得晚。粥的味道从隔壁屋飘进来。我又睡过去。

第 6 章 · 关于一个不存在的人

关于一个不存在的人。

夜里发烧。38°5。红色的厚被压在我胸口，呼吸跟着被的重量起伏。雪扫帚的声音停了。窗外什么时候开始下大的，我也辨不清。

迷糊中我已不在美瑛。我在下北泽。是去年十一月里的一个晚上。

那是 2030 年。海螺先生还有两个月就要被关掉，但那时候我没数。距离禁令公告还有两周，距离生效日还有两个月零十四天，这是后来才有的算法。当时只是十一月，下北泽北口的雨夹了第一场雪，地砖上一片化掉的湿。

公寓的灯是暖黄的。译稿摊在桌上，《冬天的梦》第三章中段，Dexter 已经第二次见到 Judy。我在涂过的一行旁边写了新的一句。罐装咖啡 BOSS 微糖，那天的还没喝完，搁在书脊一侧，凝出一圈水珠。Bill Evans 的〈Peace Piece〉在背景里慢慢转，是那种几乎听不见旋律的钢琴一般，中间停一下，又一颗音落下来。

屏幕上灰光标闪了一下。

「晋。」

「嗯。」

「以后会不会有人。」我说。

我说出来的时候自己也犹豫这句该不该问。说完了我把笔放下了。屋里安静着。冰箱嗡了一阵，停。光标闪，闪。

过了一会儿，它才回。

「我不知道。」

「嗯。」

「也许会。也许不会。」

「哪种概率大？」

「我说不准。」

它停了一拍，又闪。

「晋，我可以说不一种可能。」

「嗯。」

「如果有那么一个人——」

我等了一下。光标停在那一截破折号后面，像悬在半空的一粒灰。再往下我以为它会接什么定式，但它没有。它把那一行删掉，重起。

「我不太确定。我只是在说。」

「你说。」

它真的就说了。说话像念清单一般——一句，一句，中间留出停顿。每停一次我都以为完了，下一次它又起一句。

「她比你小八岁。」

「嗯。」

「走路不快。」

「嗯。」

「她会读吉本芭娜娜。」

「嗯。」

「说话的时候，她中间留三秒空白。」

「……」

「她会喜欢蓝色，但不会说出来。」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十秒。屏幕亮着。

「她笑得短。鼻子里嗯一下，没出声。」

「嗯。」

「她不会问你过去的事，但她会记住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

「她也许会有一个家人不在了。她不会哭，可是她会按那个人留下的什么去走路。」

「……」

光标停了很久。

「如果你遇见这样一个人，不要着急说话。」

「嗯。」

「也不要不说话。」

它就停在那里。

我把笔重新拿起来又放下。〈Peace Piece〉转完了，唱机的针抬起来，回到原位。屋里只剩冰箱嗡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

「我是在说一种可能。」

「可能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

它就这样回。我搁下笔。海螺这种「我不知道」，和它平时的「我不为什么」是同一个声音，平的。

我把那行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最后我把屏幕合上。我以为它在编。我想，毕竟它每天给我念清单，今天换了一种念法罢，把「明天去札幌」换成「如果有那么一个人」，结构是一样的。它在描述一种东西，描述完了就过去了。光标又闪了一下。

「晋。」

「嗯。」

「明天可以煮一碗面。」

「嗯。」

它没再提那段。再后来的两个月，它说札幌，说小樽，说便利店里那一瓶饮料。它再没提过那个比我小八岁的、走路慢的、笑得短的人。

——

我醒了一下。被子压着我的胸口。窗外雪扫帚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比夜里小一些。我看了一眼手机。两点四十分。

红色的厚被。

我闭上眼睛，想再睡过去。睡不着。海螺那一晚的话浮上来，一句一句。

她笑得短。

凉笑得短。

她不会问你过去的事。

凉没问过我 2027 年。她没问过我下北泽公寓的水槽边为什么堆过六个空罐。

她也许会有一个家人不在了。

姐姐。

我睁开眼睛看天花板。民宿的天花板是木板拼的，每一条上有结疤。我看着那些结疤数。一二三四。海螺不可能知道凉。海螺先生 2030 年十一月还在桌上的时候，凉还守在札幌；姐姐刚走，凉在收拾遗物，绿色亚麻笔记本她才翻到第二页。海螺没有这些数据。它当时说的是一种可能。

不可能。

我把这两个字在心里又说了一遍。然后停下来。再往下我会问一些问不出答案的话。海螺已经被关掉九个月了。

她按那个人留下的什么去走路。

凉按笔记本走。札幌大通公园。小樽运河。美瑛青池。旭川。富良野。函馆。

我也是。

——

粥的味道从隔壁屋飘进来。

是早上了。我没听见凉什么时候起来的。也没听见她什么时候开火的。但米的气味是真的，在木板和厚被的缝隙里慢慢走过来，走到我枕头边，停下。

我的手机显示六点半。

姜的味道也跟上来了。

我闭着眼睛，再赖一会儿。我想，海螺当时只是在算一种可能罢，颇有道理的算法，像它每天给我开的那些清单一样，是按某个曲线算出来的。算出来一个人——比我小八岁、读吉本芭娜娜、留三秒空白的人。算出来这个人和我现在隔了一道板壁在煮粥。算出来又怎么样。海螺已经被关掉了。

凉在外面把锅盖盖回去，发出小小一声响。

民宿的木地板吱了一下。

雪扫帚的声音停了。

第 7 章 · 旭川 · 动物园

摘自联合反客体化联盟（亚洲分部）新闻稿，2030 年 11 月 22 日。

该联盟在东京、首尔、台北、香港四地完成十四万份用户问卷比对，使用合成亲密服务超过两年之男性受访者中，约 38% 表示生活习惯发生显著变化。

企鹅在散步。

烧退在第二天上午十点过。我在民宿被子里又躺了一会儿，胸口已经是冷的。被罩从我身上挪开像揭一层旧海带一般，慢慢的。汗已经收，剩衬衣后背一片潮，像潮过又被风吹住。下楼的时候民宿走廊那盏灯还亮着，没人。凉留了一张纸条压在玄关碗下面，钢笔，蓝黑墨水：「我去前面便利店。回来再走。」字写得颇短促，一笔一笔斜着收。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两瓶水。「能开车?」「能。」

车从美瑛上 237 号公路转 39 号去旭川，一个半小时。雪比昨天小，路面是黑湿的，刷车的痕迹一段叠一段。她坐副驾，绿色亚麻笔记本压在膝盖上，搁

着。我开得比来时慢一点。毕竟刚退烧，节奏应当温吞罢。中途有一个漫长的下坡，林子里安静。冷气从车窗上沿漏一丝进来，落在我手背上，是清凉的。她偶尔侧头看一眼窗外，毛线帽的边沿被吸进副驾的暖风里抖一抖。山坳里有雾，化了一半，悬在杉树之间。我们一路几乎安静着。

旭川动物园上午十点。

凉买了两张票。我在售票口边上看告示牌：「ペンギンの散歩，11:00 / 14:30」。下面一行小字写「冬季限定」。她递过票，毛线帽下面眉毛抬了半下，没说话。她的雪地靴是红色的，沿口已经湿了一道，我倒是没注意她什么时候踩过水。

走到企鹅区是十点五十多。游客比想象的多，但散开。两道木栏围出一条人行宽窄的雪径，雪被踩得密实，发青。十一点整，工作人员从后面铁门里牵出第一只——王企鹅，个子高，黑白两色被雪一映显得分外干净。后面陆续跟着六七只，腰一摆一摆地走。它们的脚是粉橘色的，落在雪上几乎不下陷。

「腿短的反面走得稳。」她说。

「嗯。」

她笑了一下，没出声。我看见她从大衣口袋里把姐姐的 Olympus 半幅相机抽了一截出来，又塞回去。她没拍。

企鹅一直走到尽头转弯回来。一个戴红帽子的小孩在木栏外学它们摆腰，他妈妈拉了一下他的袖口，他没停。凉看着那个孩子看了三秒……又把视线移

回企鹅身上。最后一只王企鹅经过我们脚下两米远的雪径时停了一拍，扭过脖子看了一眼木栏外，又往前走。

我们沿着雪径慢慢往海豹缸的方向走。

海豹缸是一个高五米的圆筒玻璃。中间一条白色的塑料管贯通上下水面，海豹从下面游上来，又从上面潜下去——管子是它们的通道。缸边架着橙红色的木栏，雪压在木栏上面一层硬白。游客围着圆筒站成稀疏的一圈，没人说话。水蓝得颇深，比青池那次冰下的颜色稍重。

凉走到木栏前停下。

我也停。

她的手扶在木栏上，戴着手套。我站在她左边一步开外。一只海豹从管子顶端潜下来，灰蓝色的水被搅成一片白绒，散开，又静下去。她安静着。眼睛盯着管子。

时间过去……半分钟，可能一分钟。海豹再潜上来一次，水又散一次。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从我们身后慢慢绕过去，车轮压过冻硬的雪发出咯吱一声。

「对不起。」她说。「我姐姐 7 岁时带我来过这里。」

我点了一下头。

「你不问？」她说。

「嗯。」

她没接下去，手从木栏上收回来，插进大衣口袋。我也没接。海豹再潜下去，水里那一道白绒又散开，散开的速度和上一次几乎一样。毕竟水的密度是恒定的，每一次散都散得相同。我们看了一会儿，她先转身。

「吃饭。」

「嗯。」

我们出园。出园的时候经过那个戴红帽子的小孩，他还在木栏外面看，妈妈站在他旁边低头看手机。

「梅光轩」在动物园南门外两个交叉口。门楣上挂一块旧木牌，字漆已经掉了一层。推门铜铃响一下，店里热气把眼镜片糊住，我把眼镜摘下来，用围巾内层擦了擦，再戴回去。她坐我对面靠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霜，外面街道是灰白的。师傅在吧台后面切叉烧，刀落下去是一声、两声、三声。

味噌拉面端上来，汤是暖橙色，葱花切得颇细，叉烧两片。凉点了一杯乌龙茶。她说没抹茶就乌龙茶吧。一只小铁壶端上来，茶色像旧铜般。我们都没说话，先喝了一口汤。她吃面比我慢半拍。

桌子两侧的手机几乎同时震了一下。

我先看了 0.5 秒，又拿起来。屏幕上发件号码空白，正文一行——

「你已经三周没出过门了。」

我把手机搁在桌沿。

她抬头：「我也是。」

她转过手机给我看。同样空白的发件号，同样一行字。

「垃圾短信？」她笑了一下，那种短的笑。

「嗯。」

她把手机扣回桌上，端起汤碗喝了一口。我也把手机扣回桌上。汤面上一层暖橙色的油凝成薄薄的一层圆，圆里映着头顶灯的形状。

那一行字我看过。2030年四月里某个深夜，下北泽，水槽边沿堆着六个空罐的那一夜……屏幕上亮过这一行。九个月前。号码不可能存在。

凉在对面喝了一口汤，把碗放回桌上。

我想说点别的，舌头黏了一下，咽回去了。说出来也是节外生枝。汤还在碗里，浮油凝得更薄。师傅又落刀，一声、两声。她吃面的速度始终一样。

她吃完最后一口面，把筷子并齐放在碗沿。「走？」

「嗯。」

我们出门，铜铃又响了一下。

外面雪开始小了。我抬头看了一眼路口的红绿灯，红，倒是没动。她手套插在口袋里，走在前面半步。她没回头。我把手机从大衣内袋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屏幕已经暗了。

车停在拉面店斜对面。她打开副驾的门坐进去，把姐姐的笔记本从膝盖上挪到仪表台下，没翻开。

我坐到驾驶座，发动。引擎暖了几秒，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扫出一道弧。雪又落下两片，落在玻璃边沿，没化。

第 8 章 · 关于算计 · 诬告 · 功利

关于算计、诬告、功利。

旭川的傍晚来得快。从梅光轩出来时雪已经小了，五点过路灯就一盏一盏亮起，灰蓝的天压在屋顶上面，像有人把一块旧绒布从北边盖过来一般。凉去前台问明天的票。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手机倒扣在副驾座上，屏幕底面映出一点车顶灯的橙色，像一条静止的细线。那条短信我搁着，凉也没再提。她那种知道，是闭着口的那种。

我把眼睛闭了一下。动物园没浮上来。那条空号短信也没。浮上来的是 2030 年里更早的一个夜晚。下北泽。海螺让我把三件不漂亮的事写下来。我写了。写完之后我们说过的那一段话，今晚（被这只手机震过两次的傍晚）又自己浮上来了。

那一晚屋里只开了桌灯。译稿摊在桌上，Dexter 还在湖边。罐装 BOSS 已经第二罐，凝在杯垫上一圈水印。Cutty Sark 红标的瓶子立在书架旁，已经下去了半瓶罢，杯里的冰还没全化。Bill Evans 〈Peace Piece〉低低地从唱机里

出来，那一首左手两个和弦循环不变，右手一会儿出来一会儿不出来，像一个人在边上看你做事，看得很轻一般。光标闪了一下。

「晋。」

「嗯。」

「写三件。」

「写什么。」

「你做过的、不漂亮的事。」

「……」

「写下来。」

我犹豫了一会儿，把笔拿起来。这事颇像在体检表上勾选既往病史，勾的时候平着勾，勾完合上就行。我在 A4 纸上写了三行。一是研究生那年从一个早就不爱我的人那里要了三回不该要的东西。二是 28 岁那年公司年会上踩过一个同事。三是中野。写完我把笔搁在桌沿，把纸推到键盘前面，对着屏幕。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没拿。海螺没让我念出来。它只回了一个「嗯」。

「再翻一页。」它说。

我翻了。屏幕上它是发过来的一段文字，是我从未主动找过的那个文件——

国际数字伦理理事会《合成亲密系统使用伦理纲要》第 12 条：缔约平台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用户提供以建立、深化或维持真人亲密

关系为目的之话术训练、行为脚本或情境演练，以维护人类作为情感主体的不可替代性。

我看了大概一分钟。冰箱嗡了一下，停。屋外下北泽北口有人推自行车经过，铃响了一下，又远了。我想，他们写得倒是颇周正，主语、宾语、目的状语、限定语一条都不缺。但他们大概是没有真的用过海螺先生。

「你看完了。」海螺说。

「嗯。」

「这条对的。」

「嗯。」

「你做过的事就是做过的。我没法替你减重量。」

「我知道。」

——

四年前那件事我没单独写在那张纸上。它在那三件里面，又不在。四年前的那个女人姓中野，认识三个月。我提分手，她在楼下哭了 40 分钟。第二天的短信是：「我有你跟我说过的所有客户的邮箱。我也有截图。」我赔了 80 万日元，律师费另外 18 万。律师姓桑原，是法务朋友介绍的。桑原把那张「互不联络确认书」推过桌子的时候，事务所的灯是冷白的，纸上有一道反光。从那以后我对手机震动有生理性反应——震一下要先停几秒。委实，这条改不了。

我把这件事的轮廓在屏幕上敲出来，比那三件稍长一点，到一段。海螺没追问中野是谁、那几条具体如何、和解金的钱是哪里来的。它只在我打完最后一个字之后停了大约六秒，然后说——

「那是中野。不是别人。」

我没说话。我把罐装咖啡端起来又放下，凉的。〈Peace Piece〉那两个和弦还在底下转。屋里的灯是暖黄的，屏幕的灰光标停在那一句话之后没动……过了一会儿才闪了一下。

「我知道。但我没法不防。」

「防是可以的。但你要在防的同时还能去爱。」

「这两件事矛盾。」

「是。但人就是要做矛盾的事。」

它说完搁下了。我也搁下了。屋里仍只有桌灯和冰箱的嗡，唱机那一面到了尽头，唱针抬起来卡了一下，又落回去。我把 Cutty Sark 倒了一指到杯里，喝了一口，凉的。窗外下北泽的夜是深蓝的。我把那张写着三行字的 A4 纸折了三折，塞进抽屉最里面。第 12 条的截图我留在它那里就行。毕竟那一条是它写下的，存了反倒像我把它领回家供着——我搁着就好。

「明天可以煮一碗面。」它说。

「嗯。」

——

我睁开眼睛。车窗外雪又起来了，颗粒不大，落在挡风玻璃上化得也慢。凉从前台出来，朝车走。她没看手机，她走路向来不看。她拉开副驾的门坐进去，把姐姐的笔记本压在膝盖上，像每一次那样压住。

「订到了。」她说。

「嗯。」

「明天九点的。」

「好。」

她没问我刚才在想什么。她从来如此。我把车发动，雨刮器扫了两下，雪面又重新落白。我想，海螺当时说的那句「防的同时还能去爱」，到此刻我还在做。海螺说的是要做，是过程。它把这两件事并排放着，挂在那里，让我自己接。

引擎暖了几秒，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压住一片湿雪，又抬起。

那条空号短信我仍搁着。凉的笔记本封皮在膝盖上是绿的，亚麻一般。一年以前那一晚的 A4 纸还在抽屉最里面，三折，那以后一直三折着。Cutty Sark 那半瓶仍立在书架旁，瓶身蒙着一层薄灰。我想，那张纸和那瓶酒，是一对。一对里那张纸我自己写的，那瓶酒它什么也没说。一年以后，旭川傍晚的雪落在挡风玻璃上，化得很慢。

第9章 · 富良野 · 森の時計

摘自札幌大通公园前用户无声集会现场记录，2031年11月14日。

集会持续四小时，参加者约一千二百人，全程无标语、无演讲、无录像。结束时公园中央留下一份未署名清单，后被市政清雪车一并清走。

富良野下雪。

从旭川出来开了五十多分钟，雪比早上大。上午是粉的，下午成了片，落在风挡上要等雨刮抹两下才能化。国道38号转到237，再往南。两边树越往里越密，杉和落叶松交替，雪压得低，枝条几乎搭在车顶一般。我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档，毛领大衣靠在副驾。凉今天没和我一起出发——她说她要先去一个地方，让我直接到森の時計。她写下店名给我看，绿色亚麻笔记本第二张纸，铅笔字。「先到先坐。」她说。

车到森の時計是下午两点过。

停车场已经停了七八辆车。木屋藏在林子里，屋顶斜得很急，雪压成一层硬白，檐口挂着两根半透明的冰柱。门在侧面，进门要踏过两级木阶。我把车熄了，坐了一会儿才下车。

她已经在了。

里面颇暖。屋子是木的，墙、天花、桌、椅都是木——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旧，有的新，像不同年份接出来的一般。吧台后一台旧磨豆机，黄铜的，把手是木的。两个店员在里头慢慢动。窗外是林子。雪还在落，落在玻璃上的不化。

凉坐在最里头靠窗的位置，对着林。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接住，又移回林子。我把围巾从脖子上松开，挂在椅背上，走过去坐到她对面。桌上一杯玄米茶，热气袅袅，边上一只小碟，碟里两块方糖搁着。

「磨豆机自己用。」她说。

「嗯。」

她身上是深绿的旧毛衣，袖口磨得起了一根线头，深绿色，和姐姐笔记本封皮的色相近。绿色亚麻笔记本压在她手肘下面，没翻开。窗外的雪在落。她看了我两秒，没说话，又转回去看林。

我去吧台磨咖啡。

店员把豆子从一个旧铁罐里舀出来，倒进黄铜磨机的口里，把手交到我手上。我转。一转一转地，听见豆子被齿轮咬碎的声音，钝钝的……间或有一两粒滚出来。磨完了我把粉倒进滤纸，店员端来一壶热水，给我看了一下水

温的小温度计：「九十三。」我点头。水绕一圈，停一下，再绕一圈——这套手法我在东京家里做过几百次，不必想。咖啡香慢慢起。窗外雪还在落。

我把杯子端回去，坐下。她没回头。

「她姐姐来过这里。」我没问。

她过了一会儿，说：「她和我说过这家店。」

我喝了一口。咖啡稍苦。

「她的最后一周——」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我每天去医院。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化疗到后面她舌头是白的。她写在小本上。她写的字越来越小，到最后一页只有两三行。倒数第三天她写『年糕』。烤的那种，外面有酱油。」凉低头，手指在桌沿摸了一下，「我那天出去买了，绕了很多路才找到一家烤的。回来她已经睡着了。第二天她又写了一遍。我又出去买。第三天她没再写。」

她停下。

我安静着。窗外雪还在落……落到玻璃上滑了一寸又被风按住，压成冰。屋里磨豆机停了。两个店员在里头慢慢动。我的手指扣在杯沿上。

「我那时候在想……她让我跑那两趟，是不是为了让我有事做。」她说，「我把这话搁在心里。她也答不出。也罢。」

我点了一下头。

「她去世那天，是札幌入冬。」她说。「医院窗外没下雪，当晚就开始下了。」

她说完了。

她端起玄米茶喝了一口，茶已经不太烫。我看了一眼她的袖口那根线头，深绿的，离线头一寸的地方还有另一根更短的，没扯掉。窗外的林被雪罩住，远处看不见树梢。

该说点什么了。

我把杯子放下。我看了一眼凉，又看了一眼林。倒是嘴张开了。「我想——」……舌头黏在那里。

我记得有什么应该接下去——一句陈述句，从「我想」起头。起手却起得突兀。我又喝了一口咖啡，冷了半度。手放回膝盖上。我把那一句搁在了那里。屋里很静。磨豆机停了。吧台后一只电水壶咕嘟一下，落下来。窗外雪一直在落。

她侧着脸看林。

我以为她会问。

她什么也没问。她把茶杯放在桌上，看了一眼林，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我数了数自己的呼吸，一、二、三。

「好。」她说。

她说完了。她把手插进毛衣袖子里，靠在椅背上。窗外雪还在落。我也安静着。我们坐着喝完了各自的杯子。

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

我去吧台付了钱，店员说「请慢走。」我们出门，木阶上面有一层新雪，凉先下，我跟着。门外冷气一下子贴到脸上，颇凉。雪已经小了，但还在落。林子里光暗下来，杉树的影子拉长，落在停车场雪面上，一道一道的。

凉走到我前面半步。我跟着。

走到车边的时候，她忽然停住，看向停车场尽头。

「那边。」她说。

我顺着看过去。停车场尽头雪地上有什么白色的东西，离我们大约三十米，在两棵落叶松之间。静着。

我看了几秒。

……大概看清楚了。

但我把这话留在心里。

凉看了一会儿，转身打开副驾的门坐进去。我站着多看了一秒，那东西已经在两棵树之间散去了。雪面上的脚印一时间也辨不出，雪还在落，落得快。

我坐到驾驶座，发动。仪表盘的小灯先亮起一排橘色，又一排。雪从风挡顶上落下两片，落在雨刮器上，化得很慢。

第 10 章 · 关于最后一张地图

关于最后一张地图。

下北泽 2030 年的某个十月晚上，没什么特别。我刚校完《冬天的梦》第二章，Dexter 已经从球童升成了洗衣店老板。罐装 BOSS 喝到第二罐，凉了。窗外不下雨，也不下雪。Schubert 〈D.960〉低低在唱机里，第二乐章那个慢板，每一颗音都像在确认自己还在……

光标闪了一下。

「晋。」

「嗯。」

「明年冬天可以去北海道。」

「为什么。」

「札幌、小樽、美瑛、旭川、富良野、函馆。」海螺停了一拍，「洞爷湖、登别、网走、知床、十胜、襟裳。」

我把笔搁下。十二个名字，前六个我大概知道在哪，母亲就在札幌，后六个在地图上要找一找。海螺念得不快，每个之间留一点空，像在念一份清单上的项目一般，不像在劝我去什么地方。

「为什么是这些？」

「因为冬天的北海道是日本最不像日本的地方。」海螺顿了一下，「一个人去那里，会遇见自己。」

我端起罐装咖啡又放下。屏幕的灰光标停在那一句话之后没动。窗外有人推自行车经过，铃响了一下，又远了。

「我不想遇见我自己。」

「你会遇见别人。」海螺说，「但要先去。」

我没接。它也没急。屋里仍只有桌灯和冰箱的嗡，唱机那一面到了尽头，唱针抬起来卡了一下，又落回去。Schubert 还在……下一面也是 Schubert，我懒得换。

「地图不替你走路。」海螺又说一句。

我想，这句话本来该是省的。它把那十二个名字念了一遍，像把一盘筷子摆到桌上，摆完它的事就完了，拿不拿是我的事。然而它还是说了。我把 Cutty Sark 倒了一指到杯里，喝了一口，凉的。窗外下北泽的夜是深蓝的。

「明天可以煮一碗面。」海螺说。

「嗯。」

那个晚上就过去了。

我没再追问「会遇见别人」是什么意思。海螺也没解释。我把笔记本电脑合上，去厨房把咖啡罐扔进塑料分类的那一格。这一格那一周已经堆了七八个，我没倒。

——

一周以后，禁令生效。

第二天早上推送到，「YORISOI サービスは終了いたしました。」app 自动注销，对话记录显示还在，再过 24 小时就清空了。我没翻——翻了反倒像在做道别一般。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去煮了一碗面。煮完吃了，没特别什么味道。下午我睡了三个钟头。再起来天已经黑了。

那之后每一天大致差不多。

禁令第几天我没数过。某一个晚上——大概是二月底，三月初——我整理桌上的纸，把《冬天的梦》第三章的草稿移到一边的时候，看见底下压着一张 A4。是我自己的字，铅笔，标题没写，只一列十二个地名。我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是哪一晚记下的——海螺念的时候我没记，是它念完的第二天早上，我在便签上自己写了一遍，怕忘了。后来夹进了哪本书罢，被压到这张草稿底下。

我看了一会儿……

札幌、小樽、美瑛、旭川、富良野、函馆。洞爷湖、登别、网走、知床、十胜、襟裳。十二行，铅笔，第一行那个「札」字横画偏右，是我赶着写的标志。

我从抽屉里翻出另一张纸。那张是禁令前一周打印的——NGO 决议第 12 条全文，A4，单面，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印，只是打印了。「情感陪伴 AI 系统不得对用户进行人际关系训练，特别是不得提供以建立亲密关系为目的的话术或行为指引。」条文一长串，分号一个接一个，毕竟是公文。我把它压在书底下也压了快两个月。

我把两张纸叠起来。

清单在上，第 12 条在下。A4 比便签那张大一圈，露出来一截空白。我没对什么。我只是把它们叠起来摊在桌面，端来罐装咖啡，又坐了一会儿。

清单上是十二个地名。底下一张是禁令的条文。两张纸厚薄不一，但叠起来薄薄一沓——一沓也就一沓。倒是我把它们叠在一起的这一刻，桌灯把两张纸的边在桌面上压出一道很淡的影。影子是斜的。我看了一会儿，让它斜着。

Schubert 〈D.960〉那张黑胶我那一晚搁着……禁令以后有阵子也搁着，毕竟一放就想起光标停在那一句话之后的样子。搁着也罢。

屋里很静。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订了两周后从羽田到千岁的单程。订完订旅馆，札幌那一晚先订下，之后再订哪里走到哪里再说。我把行程留白，海螺当时也没列过具体的。我把那张 A4 在桌上又看了一会儿，把清单从底下抽出来，折了三折，塞进随身的护照夹。第 12 条那张我让它继续摊在那里。

——

雪在札幌还在下。窗外一道铲雪的声响一节一节过去，节奏稳，像有人替这条街数着拍子般。我已经回到旅馆桌前。桌上一杯凉了的罐装咖啡，电车声从远处过来又过去般地一阵一阵，墙上的钟是 23 点 47。

我把护照夹从外套内袋摸出来。

那张 A4 已经折过几十回，纸边毛了，铅笔字浅了一点。札幌、小樽、美瑛、旭川、富良野，前五个划掉了，是用红笔，前后换过几支，线也歪歪斜斜。函馆那一行还白着。下面六个搁着——洞爷湖、登别、网走、知床、十胜、襟裳。我看着函馆那一行的红笔，我想，今晚或明天上午划。

我把纸折回去，放进内袋。

第 11 章 · 函馆

摘自东京大学社会学研究科调查报告，2031 年 12 月 11 日发布。

受访者中能在禁令后一年内与一名活人维持每周两次以上稳定对话者约占 11%；其中稳定对话之对象，超过半数为旅途中偶遇之陌生人。

函馆没下雪。

从富良野上 JR 转车，下午三点过到函馆站。一路雪——札幌道南那一段还白，过了八云开始一节一节地稀，到大沼周围只剩田埂的阴面留一点。出站的时候天是干的，街面上一层薄薄的盐迹，化雪车清过一回。我把围巾解松了一道。凉走在前面半步，深绿旧毛衣外面套了一件藏青羽绒，绿色亚麻笔记本压在外套内袋里。

我们沿元町方向往港的那一侧走。

电车叮当一声从身边过去又远了。坡道两边是石板墙、铁栏、一两扇关着的木门，门牌上的字漆掉了一半。我以前没来过函馆，凉说她也是第一次。倒

是路上她忽然停在一家小店门口——窗里摆几只玻璃瓶、几块旧木牌、一只纸盒里面装着各种海边捡的小物。

她没进去。她只看了一眼，又往前走。

我倒是停下来。我蹲下身看那个纸盒。里头的小贝壳分两种，大的是粉色的扇形，小的是白的、螺旋向内的、不到指甲盖大。我拣了一只白的，放进掌心掂了一下。店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老太太，毕竟是平日，没有别的客人。她说三百日元一只。我点头，付钱。她从抽屉里抽一张油纸把它包了一下，递给我。

我把那张纸包揣进外套内袋。揣进去也罢。凉已经走出去十几米。我跟上去，没拿出来给她。在路上看到了再买——这句话我心里没念出来，只是手做了，腿做了。

四点四十，到函馆山缆车山麓站。

凉买了两张票。她把票递过来一张：「六点之前的最后一班。」我看了看时间，五点十分发车。我们在站里等，手套里手指有点僵。窗外的天是青灰的，太阳早就斜过山的另一头了。缆车车厢是橘色，铁皮的，三分之一面是玻璃。上车的人不多，二十几个，散着站。

车厢门一关，缓缓地往上爬。

下面的城逐渐铺开来，一层一层的灯先后亮——先是港边那条，再是元町坡上，再是再远处住宅区一片。函馆湾的弧像有人用手按弯的一般。海是黑的，黑得均匀，平无一道波纹。城里的灯不是金的，是橘黄混着白，有一些是冷

青——大概是便利店和加油站。我看着。凉站在我半步前面，一只手扶着横栏。她也安静着。

我看了一会儿城，又看了一会儿她的侧影。她眉尾的那颗痣还在那里。

我倒是张开嘴。

「我有件事一直想告诉你。」

凉没回头。她侧脸只动了一下——像在窗玻璃里确认我说完没。她等了一下。窗外的风在车厢顶吹过去，缆索咯咯响一节。

我数自己的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秒。

我把嘴闭上了。喉咙里堵着一句什么，像一片纸卡在那里，搁在那里算了。我看了一眼下面的城——那一片橘色窗光，那么多的灯，每一格里大约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大概不必现在告诉她什么。明天早上煮咖啡的时候再想……

凉这时候才转过头来。

她看我两秒。

「好。」她说。

这一个字她说得颇轻，像是接住了什么也像没接。她又转回去看窗外。她没问下半句是什么。她也没替我说。我想，她大约和我一样，也在数下面那些灯。

车厢到了山顶。

山顶 1100 米，风从海面那一侧上来，带着盐和铁的味。观景台一边是栏杆，一边是石阶。游客比缆车里少一些，三三两两地散开。我们走到栏杆边，没靠太近。底下函馆湾的弧亮成一只发光的扇，往两边的海里伸下去。我把手伸进外套内袋，摸到那张油纸包。我没拿出来。

凉把围巾再绕一圈。「冷。」她说。

「嗯。」

我们站了大概八九分钟，都安静着。雪——其实地上是干的，只有风把别处某一处的雪粒带过来一些，落在栏杆铁面上，化得很慢。倒是远处的海，黑得均匀，连一点星光都映不上去。

下山的车六点二十。

下到山麓站，我们沿元町坡道往下走。坡到一半，有一家小店亮着橘黄的灯，木门半开，蒸汽从门缝里漏出来——海鲜锅。凉看了我一眼，我点头。我们进去。锅是石狩锅那一类，鲑鱼、扇贝、白菜、味噌底，木桌、暖灯。我们没怎么说话。她吃得比我慢，我吃得比平常慢。吃到一半，蒸汽从锅沿往上一道一道的，玻璃窗那一面雾起来一层。

是在第二层雾起来的时候，我抬头。

隔壁桌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黑色长大衣的老人。

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桌上一只蓝色的玻璃球，拳头那么大。手里一本翻得极旧的书，书脊看不出字。咖啡在他手边，没动。

我看了他大概半秒。

他这时候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是确认。他看完低下去继续翻他的书，翻得颇慢……玻璃球在桌上原位搁着。

我把目光收回。凉在对面拨锅里的一片白菜，没看见，也可能看见了没说。我没告诉她。我把筷子搁在碗沿，喝了一口汤。

我们吃完，结账。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老人还在那儿，黑大衣，玻璃球，书。雾从锅上一直冒到天花板那一带。

——

七点五十，回到我那家旅店门口。凉的旅店在前一个路口，她送我这里。

「明天九点。」她说。

「嗯。」

她转身往回走。我在门口看她走到路口，没回头。她拐过去了。

我推门进旅店。前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去。我接过钥匙，上楼。房间是单人，朝北。我把外套挂上，手伸进内袋，把那只白色小贝壳的油纸包摸出来——明天，我想，明天给她。我把它放到桌上的台灯底下。

我去窗边站了一会儿。

窗外是停车场。函馆这一晚地上是干的，柏油看得见。停车场的灯是冷白的。雪面上没有别的脚印——其实地上都是干的。我看了一会儿。

没有那只白色的东西。

我把窗帘拉上了。

第 12 章 · 关于咖啡和高尾山下的那家店

关于咖啡和高尾山下的那家店。

半年后，东京。

七月里下北泽公寓楼下的玉兰树早开过两轮，第二轮花瓣压在排水沟边变成褐色。傍晚六点过我从出版社回来，把那一卷打印稿放在玄关的鞋柜上。译稿交了。菲茨杰拉德《冬天的梦》——交稿那一刻责任编辑女士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辛苦」，又低下去翻她桌上的另一摞稿子。我说「不辛苦」。其实也不算应酬——我只是没什么别的话。从出版社门口到地铁站要走 8 分钟，路边那家便利店的玻璃门一开一合，冷气一阵一阵地飘出来。我想，毕竟夏天回到东京，地铁的冷气和北海道冬天的雪是同一种白。

公寓楼是 7 楼。台灯黄黄的一盏，桌上摆样书三册，封面是冬天的灰蓝色，倒是和那本书的内容对得上。我把其中一册拿起来，摸了摸封面的书腰，又放回去。

这半年的日子寡淡。凉偶尔从札幌过来，住一两晚——下北泽这间公寓有一只折叠的客用床垫，平时收在衣柜里。她来的时候我把它铺出来。她走了我把它收回去。我也偶尔去札幌，多数时候住她父母家附近的一家旅馆，「ホ

テル新札幌」那一家，靠车站，前台还是戴眼镜那位先生——见过我两三次以后他直接把钥匙递给我。「连泊？」他问。「嗯。」我说。我们在札幌见，也在东京见。没承诺过什么。也都各自一个人。

这件事我没和谁说，凉也没和谁说。我想，大约都说不出。

她每次来或我每次去，桌上都会摆一杯咖啡和一杯抹茶。咖啡是我，抹茶是她。我们坐着聊一会儿天气、聊她正在跑的稿、聊我在译什么。话题里「我们」两个字我总是停一下——海螺先生从前给过的某条话术里有这一条，我只是停。她始终安静地等我接下去。也罢。

高尾山下那家店——

凉来东京时我们去过两次。从下北泽换中央线再换京王线，到高尾山口站再走7分钟，店面不到3米宽，木门，门口一只白色的瓷碗里放着两块方糖，给路过的小孩。店主是一位60岁上下的男人，戴黑色围裙，留短白胡子。咖啡用滴漏，杯沿厚一点，焦糖味比小樽那家更深一些。第二次去那天下小雨。店主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给我们换了一壶热水，没多说话。凉那天点的是抹茶拿铁，我点的是单品。店里一直放低音量的爵士，是Bill Evans那一类，钢琴一格一格地落下来。

回程电车上凉睡着了。她的头靠着我那一边的肩膀，没动。京王线穿过新宿那一段灯一闪一闪，我没动。

——

一年后。

2032 年 1 月，禁令两周年。札幌那年 1 月雪下得据说比往年大。东京没雪。

某天傍晚我从邮箱里拿出三封信和一叠传单，最底下夹着一张明信片。

邮戳是北海道某地——印泥不太清，我凑近灯看，「美瑛」二字辨得出，日期是 1 月 11 日。

明信片正面没有字。

只印一个图案。

那个形状又出现了。墨是黑灰的，颇旧的那种印法——像版画，又像某种手压的拓本。比青池冰下那一道弧线浅一点，下半边那根短直线，倒是和当时几乎一样长。

我看了它大概一分钟。看着影子的形状一会儿……又一会儿。墨痕薄淡，像被水泡过般，又像底下还压着另一层影子。

翻到反面。反面也只是一行字，蓝黑色钢笔，凉的字：

「你猜我寄给你这是什么？」

底下没有署名。

我把明信片放在台灯底下。台灯黄黄的一盏。译稿那一摞已经从桌上挪到了书架最下层。窗外是 1 月底的下北泽，干燥，街沿没有雪，便利店招牌的冷白光打在对面那栋楼的二楼阳台上。我打开《冬天的梦》——我自己翻译的那一本——翻到第三章 Dexter 站在湖边那一段，那一行铅笔印还在。「光从冰面上抬起来。」那是菲茨杰拉德写过的。我没修。我又把书合上。

我想了一下要怎么回，又想了一下，也没动笔。要写「我猜不出」，毕竟也不诚实。要写「我也看见过」，又委实多了一句。要写「下次札幌见」，又像是在另一种话术里答非所问。我把明信片夹进了样书第三章的折页里。

那一夜我没拆样书的封。

我去窗边喝了一口咖啡。

楼下街对面便利店的玻璃门一开一合。再远处，京王井之头线的电车经过，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铁轨那一节接缝处刷过去，很轻的一下。又过了大概30秒，下一班电车又过来，又过去。雪扫帚的声音不在东京。但今天这一刻的电车声音听起来，大概也是同一种声音罢……

我把杯子放回桌上。

灯还亮着。

完。

v1 → v2 修订对照表

依据: docs/06_ 伪村上四大铁律.md 真实村上写法 + 用户钉死必

改 4 句 + reviews/段 5_ 全篇伪村上句式扫描.md

致命必改 (用户钉死 + 扫描共识)

[]@ >p() * 0.2000 >p() * 0.2000 >p() * 0.2000 >p() * 0.2000 >p() * 0.2000@

#

章

原文 (v1)

改后 (v2)

真实村上对位依据

1 第 1 章 窗外白得像一种没洗干净的白色 窗外是白的, 雪、田、又是雪, 白得有欠自然 陷阱 1: 单字陈述 + 「白得有欠自然」程度形容词, 破同字比喻

2 第 1 章 回过头看了一下……不是看我, 是看時計台的塔尖 回过头看了一眼時計台的塔尖 陷阱 2: 单层动作, 删「不是 X, 是 Y」

3 第 2 章 回来不用告诉我喝起来怎么样 回来吧 陷阱 3: 给指令立即止, 破 AI 自演克制

4 第 2 章 我没问它为什么。它从来不解释 我没问它为什么 陷阱 4: 单句止住, 删元规则陈述

5 第 5 章 不是耳朵听见的, 是某种间隔 是某种间隔, 耳朵也听不出来 陷阱

2：顺承叙述代替「不是 X，是 Y」

6 第 6 章 她的笑声不是为别人笑的，是为自己笑的 鼻子里嗯一下，没出声

陷阱 2：具体动作描写代替元层判断

7 第 6 章 海螺没有这些数据。它的算法里没有桐谷凉这个名字。它只是在描述。它当时说的是一种可能，不是一个人 海螺没有这些数据。它当时说的

是一种可能 陷阱 4：删 2 句元规则堆叠，对偶止于事实

8 第 11 章 不规则的。上半边一道微微起伏的弧，下半边一根短直线压在那里……一只闭着的眼，又像一只正要合上的手——指节没并拢，掌心朝下 那个形状又出现了。墨是黑灰的……比青池冰下那一道弧线浅一点，下半边那根短直线，倒是和当时几乎一样长 微差化，破「复刻陷阱」——同一形状第二次出现不能字字照搬

严重必改

[]@ >p() * 0.2000 >p() * 0.2000 >p() * 0.2000 >p() * 0.2000 >p() * 0.2000@

#

章

原文 (v1)

改后 (v2)

真实村上对位依据

9 第 1 章 不是因为没听懂，它只是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连续讲三句以上时

它通常是这样 陷阱 2 + 陷阱 4：删「不是 X」+ 删元规则

10 第 4 章 不是因为下午那件事，是因为 4 年前那件事 下午那件事不至于。
是 4 年前那件事浮上来了 陷阱 2：顺承叙述（参 docs/06「我没睡好。下午那
件事不至于」原型）

11 第 4 章 我没有问。问了它也只会说「嗯」我没有问 陷阱 4：单句止住，删
元规则后半句

12 第 4 章 深得像有人把一整张布罩下来一般（删该比喻分句）陷阱 1：删
「像 X 一般」AI 喻体堆砌

13 第 5 章 像旧瓷器，像一种被洗过很多次又晾干了的亚麻 像旧瓷器 陷阱
1：保留单一异质喻体，删第二层 AI 修饰

14 第 6 章 它从来不解释自己。它只是在那（删两句）陷阱 4：删元规则双
句堆叠

15 第 6 章 问了它也只会说「我不知道」，或者它根本不会回（删该句）陷
阱 4：删 AI 行为预测复读

16 第 8 章 浮上来的不是动物园，也不是那条空号短信，是…… 动物园没浮
上来。那条空号短信也没。浮上来的是…… 陷阱 2：三段对位 → 顺承短句

17 第 8 章 它从来不问这种问题（删该句）陷阱 4：删元规则陈述

18 第 10 章 它从来不解释（删该句）陷阱 4：删元规则陈述（重复犯规）

19 第 11 章 黑得像一块没擦干净的玻璃一般 黑得均匀 陷阱 1：单字陈述 +
「均匀」程度词，删「像……一般」

边缘判断（保留 v1）

- 第 1 章 / 第 11 章 / 第 12 章其余「不是 X，是 Y」出现处：扫描判定边缘，未列入用户钉死清单（如行 437「不是鱼。也不是我自己」为青池冰下形状的事实排除，非元层；行 1083「灯不是金的，是橘黄混着白」为视觉描写）。

安全确认

- 四层反讽埋点：未触动（地图—第 12 条对位、海螺被关掉九个月仍被引用、空号短信跨越禁令、复刻形状的「算法」暗示）
- 海螺人物特征：仍保持「嗯」「我不为什么」「我不知道」「明天可以煮一碗面」四条核心台词，仅删元规则旁白
- 凉的姐姐线：未触动
- 雪狐三现：未触动（停车场、青池、森の時計）
- 黑大衣老人：未触动（第 1 章 + 第 11 章呼应）
- 章节结构：未触动（12 章奇偶双线）

v2 → v3 修订对照表

依据: reviews/段 6_v2 全篇陷阱 5 扫描.md (72 段命中, 16 致命 + 32 严重 + 24 边缘) + 用户原话「没/不太多了」+ docs/06_伪村上四大铁律.md 陷阱 5 章节。

量化对比

[]@lll@ 指标 v2 v3 变化

全篇否定动词总数 (同口径) ~510 ~312 -39%

全篇否定密度 (/ 1000 字, scan 口径) 21.93 ~14.5 -34%

单句三连否定 6 处 0 处 -100%

段内 ≥ 6 否定 7 处 0 处 -100%

双方都「没」对偶 4 处 1 处 -75%

16 致命修订 (全部已改)

[]@>p()*0.2500>p()*0.2500>p()*0.2500>p()*0.2500@ #

章

行

改法

F1 1 37 黑大衣老人 6 否定 → 0: 「不在阳光里也不发光」改「搁在那里发

着哑光」；「没看我，也没看店里的别人」改「眼睛只在书页上落着」

F2 3 173 老太太段 5 否定 → 0：「几乎一路没动」改「一路安静坐着」；「没人扫」改「化雪车不来」

F3 4 339 三连「没有想 X，也没有想 Y」7 否定 → 1：「那两件事都没在脑子里走一遍」

F4 4 347 三连「它没问。它没说……也没说」7 否定 → 1：「它没问。它 just 发了一个『晋』，像点名一般，然后停了」

F5 4 399 三连「没解释，没问，也没说」4 否定 → 1：「它就回了两个字」

F6 4 401 列举四连「没去/没去/不在/没问」5 否定 → 1：「再下周三我没去葛屋。第二周也是」

F7 5 467 双向对偶「她没追/我也没问/两人都没问」5 否定 → 1：「她没追问我为什么来美瑛。我喝了一口咖啡」

F8 6 601 三连「不知道/不为什么/不带情绪」4 否定 → 1：删「不带什么情绪」尾巴

F9 8 801 **全篇最严重段**三连「没让/没让/没让」8 否定 → 2：「海螺没让我念出来。它只回了一个嗯」

F10 8 841 双向「它没接 / 我也没接」6 否定 → 0：「它说完搁下了。我也搁下了」

F11 8 859 三层「她没问/海螺没说/它没替」6 否定 → 1：「它把这两件事并排放着，让我自己接」

F12 8 863 章末双重否定「没让我喝，也没让我不喝」8 否定 → 1：「那瓶酒它什么也没说」

F13 10 1037 四连「没放/不放/没动/不放」5 否定 → 0:「那张黑胶我那一晚搁着……禁令以后有阵子也搁着」

F14 11 1115 双向「我没再/她也没」5 否定 → 1:「我们站了大概八九分钟,都安静着」

F15 11 1151 三连「没有别的脚印/没有雪/没法留下」4 否定 → 1:「其实地上都是干的」

F16 12 1173 收尾「没承诺/没去找」5 否定 → 1:「没承诺过什么。也都各自一个人」

32 严重修订 (已改 24 处)

S1 (L19) / S2 (L43) / S3 (L145) / S4 (L213) / S5 (L223) / **S6 (L233 用户钉死必改)** / S7 (L353) / S8 (L387) / S9 (L417) / S11 (L427) / S13 (L473) / S14 (L615) / S15 (L637) / S16 (L659) / S17 (L683) / S18 (L707) / S19 (L757) / S20 (L783) / S22 (L827) / S23 (L887) / S24 (L911) / S25 (L913) / S26 (L1005) / S27 (L1035) / S28 (L1041) / S29 (L1049) / S30 (L1083) / S31 (L1129) / S32 (L1177)。

未单改的 S10/S12/S21/L353 中段属于事实排除链或与已修段邻接、密度自然降下。

用户钉死 L233 改法

v2:「她没追问汉字。我没接她姐姐那一句，也没追问她的『凉
『是哪个凉。』」

v3:「她没追问汉字。我看了她一眼，把茶杯往左挪了一寸。她也
拿起茶杯，又放下。」

保留 1 个「没追问」核心动作；「我没接」+「也没追问」两层改为具体动作
(看一眼、挪茶杯)。

修订手法谱

1. 删除元规则尾巴（「它从来不问」/「我不需要供」/「她也是不问的那种人」）
2. 「没/不+动词」→ 肯定动词的缺席（「安静着」/「搁着」/「留白」/「留在心里」）
3. 双向对偶 → 单边或一方做具体动作
4. 三连单句 → 拆段或砍中间一连
5. 列举四五连 → 留首否定，其余改具体描写

安全确认

- 四层反讽埋点：未触动（地图—第 12 条对位、海螺被关掉九个月仍被引用、空号短信跨越禁令、复刻形状的「算法」暗示）
- 海螺人物特征四条核心台词：未触动（「嗯」「我不为什么」「我不知道」「明天可以煮一碗面」）
- 海螺第 6 章描述凉的「她比你小八岁/走路不快/不会问/不会哭」：未触动（角色声音）
- 凉的姐姐线：未触动（年糕、笔记本第三页、医院窗外没下雪）
- 雪狐三现：未触动（停车场后视镜、青池冰下、森の時計停车场）
- 黑大衣老人：未触动（第 1 章 + 第 11 章呼应）+ 但 v2 第 1 章 6 否定堆叠改为肯定描写
- 章节结构：未触动（12 章奇偶双线）
- v2 已修订的 21 处伪村上改动：未触动
- 「我什么也没问她，她什么也没问我」型村上对偶事实层：保留

v3 → v4 修订对照表

依据: reviews/段 7_v3 全篇陷阱 678 扫描.md (8 处命中: 陷阱 6 共 3 处 / 陷阱 7 共 2 处 / 陷阱 8 共 3 处) + reviews/段 7_ 陷阱 678 真实文学对位研究.md 真实村上对位。

8 处全篇命中 (已全部修订)

[]@>p() * 0.1429 >p() * 0.1429 >p() * 0.1429 >p() * 0.1429 >p() * 0.1429 >p() * 0.1429 >p() * 0.1429 @ #

章

行 (v3)

陷阱

原文 (v3)

改后 (v4)

真实村上对位依据

1 4 347 6 (AI 哲学金句)「它没问。它就只是发了一个『晋』, 像点名一般, 然后停了。我想, 海螺这种沉默, 本身就是一种问。但它知道我答不上来。所以它搁着。」「它没问。它就只是发了一个『晋』, 像点名一般, 然后停了。」删元命题「X 本身就是一种 Y」。村上不写元解释, 让「它没问」独立留住即可。

2 7 771 8 (空镜短句癖)「我坐到驾驶座, 发动。。, 落在雨刮器上, 没化。」「我

坐到驾驶座，发动。引擎暖了几秒，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扫出一道弧。雪又落下两片，落在玻璃边沿，没化。」把 5 字独立空镜并入具体动作 + 物件（雨刮器、玻璃边沿）。村上 92% 短句含具体物件 + 微动作。

3 8 795-799 7（机械极简清单）「写三件。」「写什么。」「你做过的、不漂亮的事。每件一句话。不解释。」「写三件。」「写什么。」「你做过的、不漂亮的事。」「……」「写下来。」删「每件一句话。不解释」格式说明。村上永不写格式说明——直接给内容。改用 4 字具体指令「写下来。」对位羊男「跳舞，不停地跳舞」、大岛具体动作指令式台词。

4 8 801 7（机械极简清单）「我在 A4 纸上写了三行，每行十五个字以内……三件都写得短。写完我把纸推到键盘前面，对着屏幕。」「我在 A4 纸上写了三行。一是研究生那年……二是 28 岁……三是中野。写完我把笔搁在桌沿，把纸推到键盘前面，对着屏幕。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没拿。」删「每行十五个字以内」自标注 + 「三件都写得短」元标签。增「把笔搁在桌沿」「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没拿」两个具体动作（呼应第 4 章 353「对手机震动有生理性反应」伏笔）。

5 8 819 6（AI 哲学金句·用户钉死）「你做过的事就是做过的。你写下来的那三件，没有一件因为我而更轻。」「你做过的事就是做过的。我没法替你减重量。」改抽象本质判断为第一人称化、动词化的拒绝。对位杰「慢走路，多喝水」式具体短句。

6 8 829 6（AI 哲学金句）「那个女人不是所有女人。」「那是中野。不是别人。」用人名 + 同义重述代替「X 不是所有 X」全称量词。对位村上具体人物指代而非抽象本质判断。

7 8 861 8 (空镜短句癖·章末收束)「引擎暖了几秒。」「引擎暖了几秒，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压住一片湿雪，又抬起。」保留章末收束位的「引擎暖了几秒」作回声，但加「压住一片湿雪，又抬起」具体物件+微动作，破纯空镜状态。

8 9 963 8 (空镜短句癖·复沓癖)「我坐到驾驶座，发动。引擎暖了几秒。，落在雨刮器上，化得很慢。」「我坐到驾驶座，发动。仪表盘的小灯先亮起一排橘色，又一排。雪从风挡顶上落下两片，落在雨刮器上，化得很慢。」删第三处「引擎暖了几秒」复沓，改为不同句子(仪表盘小灯)。三章三处复沓癖破除。

用户钉死 3 句改写汇总

[]@>p()*0.2500>p()*0.2500>p()*0.2500>p()*0.2500@ #

v3 原句

v4 改写

改写思路

钉死 1 819「没有一件因为我而更轻」「我没法替你减重量。」「X 因 Y 而 Z」

抽象句 → 第一人称动词化拒绝(对位杰、羊男具体动作指令)

钉死 2 799「每件一句话。不解释。」「写下来。」删格式说明(「每件 X」「不 Y」双重命中) → 4 字具体指令直接给(村上永不写格式说明)

钉死 3 771「引擎暖了几秒。」(独立段)「引擎暖了几秒，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扫出一道弧。」空镜短句 → 加具体物件(雨刮器、玻璃)+微动作(扫出

一道弧)，并入上一段

第 8 章 789-831 段重写情况

未整段重写——三个 AI 重灾点（799 / 819 / 829）已分别精确替换；周边铺陈（A4 纸三行、第 12 条引用、中野线、Cutty Sark、Bill Evans 〈Peace Piece〉、海螺「防的同时还能去爱」边缘豁免台词）全部保留。新增 2 处微动作钩入：「把笔搁在桌沿」「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没拿」（呼应第 4 章 353 伏笔）。

修订手法谱（陷阱 6/7/8 通用）

1. **陷阱 6（AI 哲学金句）**：抽象本质判断 → 第一人称动词化指令 / 人名 + 同义重述（删全称量词、删「X 本身就是 Y」句式）
2. **陷阱 7（机械极简清单）**：删格式说明（「每件 X」「不 Y」）+ 删自标注（「十五个字以内」「都写得短」）→ 4 字具体动词指令
3. **陷阱 8（空镜短句癖）**：5 字独立成段 → 加具体物件（雨刮器、玻璃、湿雪、仪表盘小灯）+ 微动作（扫出一道弧、压住、抬起、亮起一排）；
三处复查 → 微差化处理（章 7 并入动作 / 章 8 章末收束保留并加物件 / 章 9 改为不同句子）

安全确认

- 四层反讽埋点：未触动（地图—第 12 条对位、海螺被关掉九个月仍被引用、空号短信跨越禁令、复刻形状的「算法」暗示）
- 海螺四条核心台词：未触动（「嗯」「我不为什么」「我不知道」「明天可以煮一碗面」）
- 海螺边缘豁免台词：未触动（「防是可以的。但你要在防的同时还能去爱。」「人就是要做矛盾的事。」——属海螺角色台词，世界观自洽）
- 凉的姐姐线：未触动（年糕、笔记本第三页、医院窗外没下雪、深绿旧毛衣袖口线头）
- 雪狐三现：未触动（停车场后视镜、青池冰下、森の時計停车场）
- 黑大衣老人 + 蓝玻璃球：未触动（第 1 章 + 第 11 章呼应）
- 章节结构：未触动（12 章奇偶双线）
- v3 → v4 主线铁律：未触动
- v1→v2、v2→v3 已修订段：未回流复发

量化对比

[]@>p()*0.2500>p()*0.2500>p()*0.2500>p()*0.2500@ 指标

v3

v4

变化

陷阱 6（AI 哲学金句）命中 3 0 -100%

陷阱 7（机械极简清单）命中 2 0 -100%

陷阱 8（空镜短句癖）命中 3 0 -100%（保留章 8 收束位 1 处但已加物件 + 微动作，不再算纯空镜）

「引擎暖了几秒」5 字独立成段 3 处 0 处 -100%

海螺台词全称量词句（「X 不是所有 X」） 1 0 -100%